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青春期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青 春 期

初 雪

CHU XUE

■ 初雪，男，原名尤恒，1969年生，现供职于江苏省镇江市农林局。

青 春 期

初 雪

1

都十六岁，贝多多的脸上还没有生过一粒青春痘，皮肤还像孩童般光洁如玉。邻居街坊都说，多多这孩子生得体面。一开始，贝多多的父母听了挺高兴，可渐渐地就再不爱听这话了。其实明眼人都瞧得出，多多的长相既不随妈妈周丽娜，也不随爸爸贝嘶鸣。可周丽娜清楚，多多随他小舅舅。外甥像舅舅一点也不奇怪，只是周丽娜的小弟弟生就了一双桃花眼，周丽娜就有点担心了，男孩子生得太细巧不好，如果还是桃花眼那就更不好，在女人堆里混的角色，除了嘴上和床上的功夫，还能有什么出息？两口子就花了三百块钱给多多相了面。相面的说，这孩子面带虎气，以后是安邦定国的料。两口子听了乐不可支，赶紧付了钱，就觉得前头是光明大道，繁花似锦。

可贝多多的身上怎么也看不出有一丝虎虎生气的意思。

撇开秀气柔弱的外表不说，人也挺闷的，不爱说话，人家问一句，他就答一句，讲不上句话，就脸红。学习成绩也不很好，考高中时离重点中学的分数线还差十来分，他的父母出不起三万元的择校费，他只好上了很一般的普高。为这事，他父母不免常常叹息说：“这孩子，也不知成天在想些什么。”

贝多多是个忧郁的孩子，他在QQ中的昵称是忧郁咖啡。

现在他刚做了包皮切除手术，走在初秋的阳光里，步伐有点不太自然，两腿尽量向外撇开，像只小鸭子。其实做这个手术贝多多是极不情愿的，但他爸爸贝嘶鸣硬逼着他做。

贝嘶鸣本来一心想做作家，可惜没有这个天赋，到现在写出来的东西还幼稚得像个初中生，甚至不如儿子写出来的作文；后来又迷上了炒股，也曾狠狠赚过一笔的，可时下遇上股市大跳水赚的那些又都赔了进去。志向很高的他也不免有些气短了，只落了个高层建筑清洁工的差事。贝嘶鸣是读过一些书的，从书中感悟到犹太相当伟大，不仅会赚钱，而且出了这么多流芳千古的名人，像爱因斯坦，像弗洛伊德，像卡夫卡。因为你出类拔萃，所以大多数平庸者都把你视为敌人，所以希特勒要搞种族灭绝。这是贝嘶鸣的观点，并把这个观点灌输给自己的儿子，贝多多就把这个观点写进了作文里，教师的评语是：“满纸荒唐言，痴人说梦！”看着这样的评语，贝嘶鸣心里是不服的，于是在评语后面写了两个字“平庸”。教师就把他喊到办公室来，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毫无意义的争辩，末了他向老师道了歉，不是心里服了，而是为了儿子不受委屈。后来，他专心地研究过犹太人的那些名人，到图书馆翻阅过大量的资料，想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

共同之处,最后他只发现他们都是在一出生时就割了包皮的,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:包皮是影响男性智力发展的重要障碍。他很后悔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真理,如果早几年发现,自己的儿子准能考上重点高中,那时考大学就不用操太多的心了。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

就在上手术台之前,贝多多还在用沉默抵抗着父亲的决定,这倒不是因为父亲有成见,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让外人看到自己的下身,其实他的下身已经发育得很周全了,但在外人面前脱裤子,他怎么也做不到。但父亲的一句话让他彻底放弃了抵抗,父亲说:“知道吗,做这一次手术得花掉我三分之一的工资!”一听这话,贝多多就有些可怜起父亲来,每次看见父亲悬在半空中清洗高楼上亮晶晶的玻璃,都心里发怵,觉得父亲此时是没有根的,一不小心就会栽下来,父亲的钱得来实在是不易了。他躺到了手术台上,脸一阵发热,他听见医生轻微的笑声,他想自己的窘态一定非常可笑。

贝多多摸了摸裤子口袋,那里有父亲给他的二十块钱,还在,过于白皙的脸上就绽放出不经意的笑意。下了手术台,父亲把这二十块钱揣到他的手里,说是给他买麦当劳的,补充刚才失去的血。父亲还有活要干,就走了,走的时候,回了次头,很担心的样子,贝多多向父亲挥了挥手,示意自己没事,父亲这才放心地走了。可贝多多并没有按父亲的意思去吃麦当劳,而是跑到轻舞飞扬网吧。他觉得二十块钱一次吃完不合算,不管怎么说,二十块钱可以上十个小时的网哩。

2

贝多多上网主要是为了见名叫“忧伤青菜”的MM。

贝多多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在学校里，他是很不入群的，男孩子喜欢的足球等体育项目，他一概不喜欢，每次上体育课同学们都是兴高采烈的，惟独他像是在受某种极为酷烈的煎熬。做引体向上，男同学上去就是十来个，也不会喘一口气，可他刚做三四个就气喘吁吁，脸被挣得红红的，几个专爱使坏的男生，就喊他是男林黛玉，全班的同学都跟着笑，这时他就恨不得自己是个残废，那样就不用上体育课了。男同学在谈论世界杯、谈论亚锦赛诸如此类的体育比赛，都是眉飞色舞的，报出了许多明星的名字，有的还为自己喜欢的明星打过架，可贝多多却一点也插不上嘴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悻悻地坐到树阴底下，对着天空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。可同学们都说他铁石心肠，徒有这么秀气的外表。学校包场看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好多同学都哭了，出来的时候连不少男同学的眼皮都是红红的，可贝多多一点眼泪都没有掉，他说那片子华而不实，故事浅薄。可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不好看，看片的整个过程都是吵吵嚷嚷的，贝多多却是从头到尾都在擦眼泪。同学们都说他有神经病，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了，就像他的作文一样痴人说梦。

可在网上贝多多是如鱼得水。他把自己说成是二十岁的大学生，住在一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，天生一个小混混，同

时又是一个忧郁王子。他可以对无法确认性别的 ID 说，你是 MM，我就泡你，如果不是，我就扁你；他还可以对一个 MM 说，我爱你，爱你一万年，对方就说一万年太长了，一百年就够了。他可以把对方说得心花怒放，也可以把对方说得直跺脚，差点就要跳楼了。他总是在不断地结识新朋友抛弃老朋友。反正他在网上伶牙俐齿，游刃有余。

忧伤青菜是他在这个暑假在 QQ 中结识的，也是谈得最为投机的一个。

在这个暑假的每一早晨，贝多多在起身的好一刻都会想起忧伤青菜。忧伤青菜给他的第一句话是：我测了你！贝多多马上回音：老子奸了你！忧伤青菜又说：你他妈的是鸭！贝多多毫不犹豫地打下：你他妈的是鸡！他们就这样对骂着，最后两人都回音了三个字：和为贵！每个早晨贝多多都要重温一下那时的情形，就咬着指头偷偷地笑了，看见夏日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，听见母亲正在做早饭，身上便涌起一股温暖而又异样的感觉来。

忧伤青菜在 QQ 中说自己十七岁，住在一个叫海市蜃楼的地方，天生就是快乐的天使，却有一颗渴望走出孤独的凡人之心。

贝多多觉得忧伤青菜的资料与自己的资料其实是一对，犹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的宝玉和薛宝钗的金锁。但贝多多从来没有对忧伤青菜说过爱你一万年之类的话，不是他不敢，而是他在忧伤青菜面前有些自卑。

忧伤青菜在网上告诉他，她的家里有电脑。贝多多就羡慕得不得了，他告诉她拥有一台电脑是他的梦想。忧伤青菜

有点不屑一顾了，说他的梦想实在是太短浅了，是呀，拥有一台电脑那能算什么梦想呢？可是在自己家里是买不起这些东西的，上网的钱还是自己从牙缝里硬挤出来的。忧伤青菜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混混，而骨子里是一个忧郁的学生，连咖啡都谈不上。贝多多吓了一跳，赶紧争辩。可心里在想，这个 MM 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得防着点。

在贝多多的印象里，忧伤青菜一点也不忧伤，说不上几句就用 :) 这个符号，贝多多弄不懂她怎么这么爱笑，也许是因为有钱，有钱的人都爱笑吧。

忧伤青菜就在网上。她说：“你来了。(: ”

贝多多回应了过去：“今天怎么不笑了？”

忧伤青菜说：“暑假要结束了呗。老爸老妈又给我定好了目标，这学期我怎么也要争取那全年级第一。我烦！”

贝多多这才意识到，暑假真的要结束了，怎么就一眨眼的工夫，他又得回到他讲不上话、沾不了边的同学中间。他说：“烦什么？你父母不是总给你奖励的嘛。”

忧伤青菜说：“那当然。春节到泰国玩一趟喽。 :) ”

“真 COOL！”贝多多在打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差点没叫出声来，可隐藏在心底里的自卑像火苗似的蹿了上来，自己除了周边的南京、扬州，真的什么地方也没去过，于是脸上热辣辣的，他的眼前急速旋转着他看过的泰国的图片。“泰国是个美丽的地方。”

忧伤青菜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去过？”

贝多多又一阵脸热，说：“没有。我看过图片的，真美！”

忧伤青菜说：“你这人说话不加思考。再烂的地方也可以

拍成极美的照片。”

贝多多沉默了。

忧伤青菜又说：“新学期，你老爸老妈给你定了什么目标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他们从来不给我定目标。我的目标就是买台自己的电脑！”

忧伤青菜那边又笑了起来。

这个目标说出来确实让人脸红的，但他还是说了，除了忧伤青菜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。网络就是这么好，说任何话都不用看对方的脸色。对方也看不到自己的脸色，说话变得特别伶俐，连忧伤青菜都说他很会说话，他觉得网络是适合自己的生活。这时，他感觉到做过手术的地方有种异样的感觉，痒痒的带着点疼，大概是麻药的药性过了，于是他想到了家，想到了该回家了。

3

贝多多的家在城区的西边，房子是祖上留下的，不大，也就楼上下两间，青砖青瓦，没有庭院。清水河街的房子都是这种样子。贝多多在楼下的房间里搭了个铺。房子傍河而建，开了后门就是清水河了。清水河现在是黑的，成年累月都散发着股馊味。黄昏的时候，贝嘶鸣总要开了后门，带着贝多多来到清水河边，此时夕阳西下，整条河像镀了层金，金灿灿的。贝嘶鸣说：“这条河以前真清，里面有鱼有虾，还有水草。”每次都是这么开头的，还轻轻朗诵着《再别康桥》。

那河畔的金柳，
是夕阳中的新娘；
波光里的艳影，
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软泥上的青荇，
油油的在水底招摇；
在康河的柔波里，
我甘心做一条水草！

那榆荫下的潭，
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！揉碎的浮藻间，
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

贝多多看见父亲在朗诵的时候，眼中流淌着梦幻般的神色，仿佛这清水河就是他心中的康河，心里就有些感动了。后来他写了篇作文《清水河，我的母亲河》，老师把它推荐到市报的教育副刊上发表，老师说，大家都要像贝多多同学这样热爱我们的家乡。这是贝多多所有作文中惟一被老师认可的。

在暗地里，贝多多讥笑老师的浅薄，他们看什么文章总往某某思想上拉，他们一点也不理解自己。其实贝多多打心眼里讨厌清水河，讨厌那污黑的水，讨厌它的那股馊味，讨厌因它而滋生的蚊蝇。他写那篇文章只是因为一时的感动，一回到现实那感动就变成了厌恶，他觉得他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，自己变成了一只正在交配的母蜘蛛，什么都忘了，只剩

下对雄蜘蛛恨之入骨，最后干脆把雄蜘蛛吃了，他写作文的过程是蜘蛛交配的过程。贝多多不仅讨厌清水河，还讨厌清水河街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。

邻居姓韦，到现在贝多多也弄不清他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巷子里的人都叫他韦小宝。成天头发梳得光光的，眼睛总是那么昏懵，好像是永远睡眠不足似的，贝多多说他是只被搔得通体舒畅的公猫，眼神异常机警和贪婪，偏还抹了香水，到哪儿都闻得见他身上的那股俗香味儿。有事没事，韦小宝总爱拿贝多多开玩笑，有时站在家门口，挖着耳朵或剔着牙，看见贝多多来了，就说：“多多，今天上马子没有？”贝多多脸一红，一溜烟跑进自己的家，后面传来韦小宝邪怪的笑声。有时他坐在贝家的饭厅里，对贝多多说：“多多，什么叫爬灰呀？”周丽娜就甩了甩湿湿的手，说：“不正经的东西，跟小把戏说这个。”韦小宝的脸上全是刚才甩过来的水星儿，嘿嘿地笑着，眼睛、额头还有嘴巴都是皱纹，丑陋得不得了。韦小宝仿佛成天就想这事儿，一些男邻居说他是铁公鸡，一夜不空，非得把自家女人看紧点儿。有一个夏夜的晚上，贝多多被一泡尿憋醒，一头往外冲，就听见一种奇怪的哼哼声，他看见韦小宝的屋里亮着暗红的灯，没关窗，那声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。他悄悄跑了过去，往窗里一瞧，看见两具光溜溜的肉体交缠在一起，闪着幽蓝的光，那个男的分明是韦小宝，脸扭曲着，好丑；那个女的，他不认识，披头散发，像条蛇似的缠在韦小宝身上，也好丑。贝多多边看边尿，下身却没来由地硬了起来。后来他无数次地梦到这场景，一醒来就想吐。

还有那个徐艳红，自己说是跟周丽娜一样年纪，可贝多

多觉得她起码比母亲大十岁，脸真是老得可以，不笑的时候脸上都有皱纹，却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脸上的粉堆得有铜板厚。一说话，嘴里就带着脏字儿。她跟街坊邻居说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婆老太怎么怎么不好。“这个老不死的！”她是这么叫婆老太的，“居然想爬到我头上屙尿，看我不整治她！”可贝多多觉得徐艳红的婆老太挺可怜，有一回放学时，他看见她在垃圾堆上拣菜叶，见到熟人就说：“没劳保，没得办法呀。有劳保，大家都喜欢，没劳保，大家都讨厌。”贝多多听了，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祥林嫂，差点没掉下眼泪来。他买了两块烧饼和两个咸鸭蛋递给徐艳红的婆老太，就跑了。有时，徐艳红还会跑到自己的家里来，跟周丽娜嘀嘀咕咕个没完，贝多多偷听了，知道徐艳红又在说婆老太不好，母亲也跟着起哄，居然还帮徐艳红出点子，怎么整治婆老太。贝多多就想，亏得自己的太太死得早，要是活到现在，恐怕就成了徐艳红婆老太第二了。

还有清水河街那三个小混混，与自己的年纪一般大，可贝多多永远分不清他们谁是谁，他们的个子一般高，皮肤都是苍白的，都染了黄头发，都戴着大大的圆耳环和黑色的十字架，好好的牛仔裤都被剪了洞。白天看不到他们，可一到晚上就像幽灵似的出现在清水河街，从街那头逛到街这头，然后又逛回去，嘴里哼着哥呀妹呀的十分妖冶的小曲，对着漂亮的女人吹口哨，有一回贝多多看见他们中的一个给了徐艳红一个飞吻，徐艳红居然也回敬一个，还说，这三个小饿猫，还想吃老娘的腥气，看我不玩死你们！那三个就笑得前仰后合，那笑声特别放肆和淫荡，就像那天晚上发红的月亮。他

们有时还跑到学校门口堵那些长得可以的女学生，贝多多的女同学也被堵过，吓得打电话回家叫父母来接。为这事班主任叫贝多多去认人，贝多多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，班主任说他们是清水河街上的，贝多多回说不知道，班主任就说他撒谎，还说他的作文也是在撒谎，贝多多说认人跟作文是两码事，班主任说清水河街出来的都是一丘之貉。那三个混混都有自己的绰号，一个叫任我行，一个叫东方不败，还有一个叫笑傲江湖，号称三剑客。

这些人是多么的讨厌，周丽娜却喜欢和他们混在一块，夏天的时候，常常坐在街口的树荫下面搓麻将，有说有笑，好像开心得不得了，其实周丽娜早下岗了，拿着二百块钱的下岗工资，得劲得很，一点也不担心在高空作业的贝嘶鸣。贝多多最反感的是，母亲在打牌的时候和韦小宝眉来眼去，见了这架势，贝多多真想冲上去给韦小宝两记耳光，可又怕母亲难堪，有好几次都忍住了。贝多多讨厌韦小宝，讨厌徐艳红，讨厌那三个混混，还有讨厌清水河街其他的一些人，有时也讨厌自己的母亲。

贝多多还讨厌自己的名字，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小孩，同学们都在拿他的名字取笑，什么“宝贝多多”、“多多宝贝”，自己被取笑急了，就卷起袖子跟人干仗，为这事没少写过检讨。偏又姓贝，名字中又带着铜臭味。他讨厌自己的名字就像讨厌清水河的那些苍蝇蚊子，还有清水河街的男人和女人。

贝多多与清水河格格不入。

贝多多与清水河街格格不入。

可它们却是他的家。没有家他只能睡马路，喝生水，讨

饭吃。他好羡慕忧伤青菜，她家有电脑，一定还有空调和抽水马桶，不和一帮讨厌的人打交道。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。

4

要开学了，贝嘶鸣总是要检查贝多多的家庭作业的，对于数理化和外语，他一窍不通，却总要装出很在行的样子，把作业翻了又翻，查了又查，只要填满了字，脸上就露出会心的微笑，对于作文，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，错别字还有标点符号，他都是一个个地改正，要是发现了好句子，会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，抚摸着贝多多的头，说：“这句话够味，儿子，出息啦！”一脸的得意。贝嘶鸣的最后工序，是在作业本的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这个签名是专门练过的，摹的是康有为的字体，率直天真，别有一番风味，却没有人赏识，连周丽娜都说怎么看怎么像小把戏的字，活丢人现眼。贝嘶鸣说：“你懂什么？”一脸不屑一顾的神色。

父子俩在灯下看作业的时候，周丽娜是不沾边的，她跑到隔壁邻居家搓麻将去了。父子俩在对着作业议论着，隔壁的麻将声传过来，还有电视的声音，还有巷子口上小贩的吆喝声，此时的清水河街竟比白天还热闹。周丽娜喜欢这种热闹，并参与到这种热闹之中，全然不顾丈夫和儿子的情绪。周丽娜只关心钱，每次交学费的时候，她都像滚钉板似的心疼，她总是揉着心口说：“现在的学校也够心狠手辣的，他妈的，要交这么多钱。儿子，赖着别交！我不信，共产党的天下，咱穷人就上不了学？”贝嘶鸣走了过来，说：“看看你，都在说

什么？你那打麻将输掉的钱，也够交学费的哩。”周丽娜叉起了腰，摆出一副圆规的架势来，指着贝嘶鸣说：“就你也来教训我？有本事，你大把大把地赚钱来，儿子也不上这个破学校吧？跟我吼什么？什么本事？算我瞎枯了眼，找了你这个窝囊废！”夫妻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。

其实，贝多多明白这场争吵从一开始就是毫无意义的，吵得再厉害，结果都是以母亲的妥协告终，母亲乖乖拿出了钱。这个时候，贝多多就跑了出去，要么到街上乱逛一气，要么到清水河边发呆。虽说自己的学费是父母吵架的导火线，但自始至终他都是局外人。这一天，更确切地说是他做了包皮切割手术的第三天，他在父母的争吵中跑到了街上，他想打电话约一个同学出来玩，可想来想去，除了樊大可外，竟没有一个谈得拢的同学。贝多多在学校没有朋友。贝多多也清楚，樊大可之所以能与自己成为朋友，是因为自己在做作业和考试上给樊大可一些必要的方便。他不知道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朋友能不能算朋友。可是樊大可对毫无目的地逛街是从不感兴趣的，他只对泡MM、看电影和跳老迪感兴趣。贝多多想来想去，只好放弃了打电话给樊大可的念头。

他走进市里最大的商场，买了杯纸杯可乐，边喝边逛，他什么都在看，也什么都没看。他在卖药品的柜台停住了，有几个人在买药，还有一个人在买安全套。一看到那性感的安全套外包装，贝多多就涌起了一股异样的燥热。清水河污黑的河水上时不时都会漂着这样的东西，一开始他不知道，就捞了几个上来，觉得那样子好怪，颜色有红有绿有黄有白，里面一径都是白色的液体，一闻都是一个味——怪怪的恶臭，就

都扔了。后来，樊大可把这个东西带到了学校给他看，说是自己用过这个上过 MM 了。贝多多起先不了解，樊大可就说“嫩头青”，然后把如何如何用说了一遍，说是比药丸子管用，还可防艾滋病。贝多多的脸就有些红了，樊大可就放肆地笑起来。后来，贝多多一看见安全套浑身上下就涌起异样的感觉来。他站在柜台前呆了一会儿，只觉得浑身热辣辣的，看见售货员向自己走来，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红着脸走开了。

贝多多上了五楼就径直朝书屋走去，刚才涌动的燥热和难堪随着电梯平稳的上升一扫而光。在书屋的门口，贝多多一眼就看见了肖晓，她正拿着本书在翻阅，穿了身“真维斯”的休闲装，看起来很随意，可实际还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其实贝多多打心眼里瞧不起她的。上学期刚出了本什么散文集，又是上电视，又是上广播，报纸记者还专门写了一篇她的专访，她就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大作家了，看人的时候从来都用余光。贝多多觉得她的散文根本就不行，读起来没味道，看似清新隽永，其实没有内涵，就像那篇《荷塘月色》，居然这么多人把它捧为散文名篇，还有那篇《驿路梨花》做作得令人恶心，居然也能入选中学课本。一想起这些课本，还有肖晓的散文，贝多多就想吐。贝多多觉得自己的不管哪篇作文都要比肖晓的强，起码是有思想的，要是自己的父母有钱，肖晓那样的书早就出了好几本了。可老师总说自己是痴人说梦或是天方夜谭。贝多多最恨的就是自己的班主任，教语文的女老师，暗地里叫她“丝瓜”，因为她又瘦又高，脖子又长，脸又长，特别是教训学生的时候，脸

长得像吊在那儿的老丝瓜，时常在课堂上把贝多多的作文贬得一钱不值，一点也不顾及贝多多的自尊心。每回作文评论课完了，几个专会欺负人的同学就跑到贝多多的位子上喊，痴人说梦！痴你说梦！这时只有樊大可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再加上他生得人高力大，老爸又有钱，给了学校不少赞助，那几个专爱欺负人的同学都敬他三分，樊大可一站出来，他们就哄地跑开了。对自己的作文还说过公道话的，就是肖晓，当然不是樊大可那样那么直接，而是暗地的。有一回贝多多的作文被“丝瓜”批得体无完肤，贝多多伏在桌上抬不起头来，上第二课时他收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你的作文很有个性，非常好，只是老师不能理解，别灰心，走自己的路！署名是肖晓。读着这样的话，贝多多激动得差点哭出来，一时还以为她是自己的知音呢。等到心情平静下来，就觉得那不过是兔死狐悲，假慈悲，她还是那样不拿正眼瞧自己。“虚伪的冷美人！”他是这样骂她的。

贝多多弄不懂这么多同学竟然都围着肖晓转，把自己的热脸往人家的冷屁股上靠，真无耻。还有一些老师，简直就把肖晓说成是天才，可既然是天才怎么数理化总是开红灯，每次都往老师家送了东西，才改成及格的。

见到肖晓也在书屋里，贝多多就打定了主意，她不理自己，自己决不会理睬她，于是朝着肖晓站着的地方，昂着头挺着胸走了过去。

肖晓从书中抬起头来，见贝多多先是微微一惊，然后就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贝多多呀，你来看书？”

贝多多没想到肖晓会对自己笑，而且很和善，往日的那

种孤傲一点都没有了，他的脸就红了起来，敷衍着说：“是呀，来看看。巧得很哦。”

两人说了这么两句话，肖晓又将头埋进了手中的书里，贝多多在另外一个书架上拿了本书，韩寒的《三重门》。其实贝多多此刻一点也看不进去，心急速地跳动着。他今天突然发现肖晓笑起来其实是很好看的，怪不得同学们都叫她赵薇第二。上学期，男同学评出了整个年级的四大美女，肖晓排在第一，理由是她像赵薇。可是贝多多怎么看她怎么不像赵薇，赵薇是快乐活泼的，而肖晓是孤傲冷漠的，这两人怎么能够搭上边呢？今天看到肖晓的笑容，还真有点赵薇的味道。樊大可对自己说过做梦都想上她，有一回在梦里见到了她，醒来发现自己那个了。望着樊大可痴迷的样子，贝多多就说人家可是红得发紫的少女天才作家，你拿什么配人家呢？樊大可拍了拍自己的口袋说，我有的是钱！贝多多就有点不屑了，说，是你老爸有钱吧！樊大可脸色有些难堪，却做了一个健美运动员的动作，说，老爸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再说，我那一身腱子肌，哪个女人不喜欢？樊大可这一点倒是值得骄傲的，每回上体育课总想法子把上衣给脱了，显示他那性感的身材，没事的时候还用刀片刮自己的胸脯，说是要长出胸毛来，这样女人会更喜欢的。可不吗，班里那几个留过级的女生还为樊大可打过架哩。樊大可又摸了摸牛仔裤鼓起的地方，邪异而得意地说，我是薛敖曹再世！贝多多笑说，可赵薇第二不是武则天呀！后来，樊大可送了贝多多一张二十块钱的上网卡求他写情书，贝多多就抄了马克思写给燕妮的信中的一段敷衍了事。樊大可还眼巴巴地盼着回音呢。贝多多感到樊大

可特傻，写了这封信他就知道，肖晓死也不会回信的，这样的女孩一眼就能瞧得出那是抄来的情书，就是想感动也感动不了的。

贝多多拿着《三重门》在胡思乱想。但他与生俱来就有一心二用的本事，可以边看书边想别的事。所以他最后还是被《三重门》俘虏了过去，心静如水。他简直不相信这样的作品竟出自一位十七岁男孩之手。他才比自己大一岁呀，却是这般成熟，天才！他这样想着，既崇拜又妒忌，就自卑起来，觉得所有的人都瞧不起自己，他们的眼光里都含着轻视，情不自禁就把头埋得更深了。再看一看那价钱，十六元，自己口袋里的钱不够的，血直往头上涌，仿佛做了坏事似的。他定了定神，决定把这本书看下去。

这时售货员把两本书递了过来，说：“同学，刚才一位女同学说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你。”

贝多多扫了一眼递过来的两本书，一本是《三重门》，还有一本是《零下一度》，天，都是自己想要的呀。他刚想伸手去接，脑子便闪过一个念头，说：“你说是一位女同学送我的？”

售货员说：“是啊。就是刚才也在这里看书的那个，长得很漂亮。”

一定是肖晓！贝多多脸又红了。他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售货员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钱已经付了。我可要对顾客负责！”

为书的事，贝多多的心情变得坏起来。他觉得肖晓送自

己书，分明是在嘲笑自己家里穷。这人真损，不骂一个字，不动一根手指头，却捅到人家心口上。贝多多想在网上对忧伤青菜说这件事，却又怕对方笑话自己心胸狭窄，好几次都忍住了。心里头的气只好这么窝着。

他想问父亲要钱，还给肖晓，可想想老爸也真够可怜的，老妈每月才给他五十块的零用钱，已经给了自己二十块了，再不好意思开口。于是硬着头皮向母亲要。他也知道向母亲要钱简直就是要她的命，但为了维护自己在肖晓面前的尊严，只好如此。

当贝多多向母亲说这件事的时候，周丽娜的心情正好着呢，因为她刚刚买玉米时，顺手牵羊多拿了三根，就觉得捡着个大便宜似的，兴奋得哼起了小曲，是一首老歌，叫什么《莫愁啊，莫愁》。贝多多看着母亲那份得意劲，心里老大不是滋味，觉得母亲怎么看怎么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市民，心里顿时涌起了股鄙视。但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趁母亲开心的时候要钱最好。于是他开口说：“老妈，给点钱。”

周丽娜立即从兴奋的状态中回到了现实，盯着儿子狠狠看了足足十秒钟，然后说：“才七凑八凑齐你的学费，又要来钱。你以为你亲娘老子苦几个钱容易呀，要钱干什么用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买书。”

周丽娜白了儿子一眼，点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，说：“怎么和你老子一个德行？书有什么用？家里书还少吗？可是你老子还不是只能干那差事，叫我整天提心吊胆。你看看人家韦小宝，读过什么书，可是人家赚的钱比你老子多。书，书，书，书呆子能顶什么用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老妈，你到底给不给？”

周丽娜说：“不给！”

贝多多咬了咬嘴唇，说：“小市民！”

周丽娜一下眼睛睁得老大，怔怔地看着儿子那张过于细腻的脸，突然捶胸顿足，说：“你妈是小市民，就是小市民，干什么你不生在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家里？你跟你那窝囊的老子是一路货色，真真活生气死我！”

贝多多弄不懂为什么每次骂自己的时候，总要带上父亲，仿佛家里的不幸是父亲一手造成的。贝多多很替父亲鸣不平。每每遇到母亲发火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走了之，只有她一个人，发火就很无趣，自然就心平气和了。走人，是最有效的降火剂，是《红楼梦》里王一贴说的那个治疗嫉妒的方子。这么些年来，贝多多早摸准了母亲的脾气，于是他就无声无息地出了家门。

看来向父母要钱是不可能的哩，但自己的尊严怎么着也要维护，这是头等大事。需要钱，贝多多就想起樊大可来，当然向樊大可借钱从来都是有条件的，但现在已顾不了这么许多了。贝多多找了一家公用电话亭，拨通了樊大可家的电话，把借钱的事向樊大可说了。樊大可问借多少，贝多多说三十块。樊大可那边就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就三十块呀，这个容易。不过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来不自借给人的。”

贝多多立马说：“你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”

樊大可在电话里又说：“别说得这么悲壮好不好？还不就写情书的事嘛。”

贝多多赶紧捂住了话筒抑制不住地笑起来，公用电话亭的老板怪异地打量着他。贝多多使劲咬了咬嘴唇，忍住笑，也还给老板一个白眼。电话里又传来樊大可焦急的催问声：“说话呀。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”

贝多多赶紧说：“谁说我不愿意了？不过是刚才打了个嗝。要写多少篇？”樊大可说：“写到赵薇第二同意与我约会！”

“哇！”贝多多拿着话筒惊叫一声，“你也太趁人之危了，如果她就是不跟你约会，我还得写一辈子，那可惨了。不行，我得加码！”

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终于达成了协议，就是贝多多每周替樊大可写两篇情书，一篇十五元，直至肖晓接受了樊大可的约会为止。贝多多满心欢喜地放下电话，他算了一笔账，新学期他每月至少有一百二十块的额外收入了，这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，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也富有了许多。紧接着，他又开始盘算着怎么把钱还给肖晓，他设计了好几种方案，最后决定把钱悄悄地放进肖晓的文具盒里，里面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上：“你的好意让我感动得五体投地。但贫贱不能移，就此奉还！”他觉得这一做法，既不张扬，又不失体面，最为妥当。贝多多的脚步像音乐那样流畅了，先是买了串油炸臭豆腐干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，此刻他觉得这油炸臭豆腐真是人间美味，比什么肯德基、什么麦当劳要强十倍，吃完了，就流淌进了轻舞飞扬网吧。

忧伤青菜在 QQ 中，贝多多向她发出了信号：“忧伤咖啡现在在：)”

忧伤青菜马上回音了过来，说：“天方夜谭 YEAH！原来

忧郁咖啡也会笑呀。”

贝多多说：“因为再忧郁也是咖啡呀。”

后来，贝多多就把帮人写情书赚钱的事告诉了忧伤青菜，当然贝多多在网上说的都是经过他的艺术再加工的，而且最关键的地方都是技术处理过的。没人会在网上那么傻，这个他拎得很清。

听完贝多多的叙述，忧伤青菜说：“你把那些情书也发到我幽香里，好吗？我可爱读情书了。：）”

贝多多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两人谈得特别投机的时候，忧伤青菜突然提出要通过邮件互换照片。贝多多二话没说也答应下来。下网的时候，贝多多有点后悔，不该随便把自己的真实形象展现给网友，没准对方是个男的，或者长得极丑。但转而一想，反正又不是在一个城市，再说对方又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地址呀，见了照片又有什么关系呢。这样一想，就心安理得了，脚步又像音乐般流畅了。

6

贝嘶鸣回家的时候，周丽娜和贝多多正在吃晚饭，清水河街已响起了哗哗的麻将声。贝嘶鸣的脸色灰灰的，往饭桌旁一坐，低低地说：“大黄没了，干活时掉下去的。”全家一下就都沉默了起来，只听得见贝嘶鸣在粗重地喘息。这时，窗外传来韦小宝的声音：“小周，快点，三缺一，就等你了！”这已是第三次来催周丽娜上牌桌了。周丽娜冲着窗口嚷着：“催

什么催，老娘今天没心情！”眼泪已顺着她的面颊淌了下来。

贝嘶鸣说：“哭什么哭，我还没死呢。”说着，低头扒了两碗饭，喝了小半碗汤，拿毛巾揩了嘴，打了个嗝，对周丽娜说：“跟你商量件事哦，大伙想凑点钱给大黄家里，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挺可怜的。”

周丽娜说：“要的要的。准备出多少呢？”

贝嘶鸣眼睛望着别处，不看周丽娜的脸色，说：“五百。”

“什么？”周丽娜声音突然高上去了，又尖又细，“要这么多？”

贝嘶鸣转过头来，死盯着周丽娜，眼神凶凶的，说：“你到底给还是不给？”

在贝嘶鸣的目光中，周丽娜到里屋拿了钱递到贝嘶鸣的手上。贝嘶鸣点了点，朝裤子口袋一插，说我去去就来。

贝多多觉得父亲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，在父母彼此的交锋中，父亲降住了母亲。但他的心情却很忧郁。他开了后门来到清水河边，抱着头坐在石阶上。他看见对面的马路上，有行色匆匆的行人，灯光下树丛影影绰绰，听见了秋虫的欢叫声，还有时不时传来的汽车的噪声，他还看见有人往河里小便，便闻到清水河散发出的挥之不去的不新鲜的异味。在这样的時候，他的脑子里迅速闪过好多的人，父亲、母亲、韦小宝、徐艳红和她的婆老太、丝瓜脸老师、樊大可、肖晓、忧伤青菜、那三个小混混，还有从楼上掉下来的大黄师傅等等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么多人来，想着想着眼泪就莫名其妙地流了下来。竟是止不住地往下淌，怎么使劲也收不住。他听见家里的后门又有了响声，

知道准是父亲回来了，于是赶紧憋了气，好不容易把眼泪缩了回去。

贝嘶鸣走过来，也坐在石阶上，拍拍儿子肩膀，说：“多多，想什么呢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老爸，我们在街上摆个小吃摊好不好？那差事你不要再干了。”

贝嘶鸣说：“不要替你老爸担心，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多多，你不知道，干高空清洗这活儿，也挺有意思的。”

贝多多转过头来，问：“真的？”他看见父亲眼睛望着前方，很憧憬的样子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贝嘶鸣说，“身子悬在高处，向下一瞧，那人都跟蚂蚁似的，就觉得自己变得特别高大，连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呢；再往上一瞧，那墙壁都是垂直的，真陡，又觉得自己突然变小了，真够刺激。还有，悬在高空能看得见清水河，真的像书上说的，像一条玉带；还能看见清水河街，都是青灰色的，古色古香。你看，现在的清水河不是挺美的嘛。”

贝多多站了起来，拍拍屁股，说：“我讨厌这个地方，我还讨厌这里的小市民。”

贝嘶鸣也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别这么说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在这儿长在这儿。”

贝多多有些激动，声音大了起来，说：“可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都在变成高楼大厦，惟独这边，永远都是破落不堪的样子，还要陪着这条臭水河。这里根本就被阳光遗忘的角落！”

贝嘶鸣惊愕地望着贝多多，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。儿子一向都是很闷的呀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

贝多多又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永不回来！”

“多多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”贝嘶鸣无奈地看看儿子说，“我说给你听哦，你祖爷爷出去过，你爷爷也出去过，可最后呢，还不是都回来了。”

贝多多噘了噘嘴，说：“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我讨厌拿过去的事来教育我。”

贝嘶鸣看了看贝多多，蓦然发现儿子面部的侧影有种特别倔强的意味，他说：“也不知道你天天在想什么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清水河沉默着，可清水河街是热闹的，父子俩都听见了街上传来的热闹声。

7

贝多多在去轻舞飞扬网吧的路上，看见“丝瓜”正从一家正在大甩卖的商店出来。那商店里传来一个女人“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”的叫喊声，嗓音并不甜，却极具诱惑力，有点像母猫的叫春。贝多多就禁不住朝那儿望了一眼，不想就看到了“丝瓜”正拎着包走出来，想躲却已来不及了，只好下了自行车，喊了声“胡老师”。

胡老师刚才出那店门时脸上还有笑，可一看到贝多多那笑像弹簧一样缩了回去，脸变得更长了。她说：“贝多多，返校日怎么没见你回校？”

贝多多随口说：“我跟老爸到黄山去玩了。”贝多多说谎是从不假思索的。

胡老师很重地盯着贝多多，盯得贝多多脸上阵阵发热，浑身上下不自在。胡老师说：“这样吧，除了完成暑假作文，你再写篇黄山的游记，我就不追究返校的事了。”

望着胡老师的背影，贝多多暗暗叫苦不迭，根本就没有去过黄山，可怎么写游记呢？其实他确实把返校日这事忘了，在他的意识里返校其实是毫无意义的，无非是叫学生打扫一下教室，可是开学时总要打扫的，这不是做重复劳动吗？贝多多死看不上学校的一些做法，就会找出种种理由来抵抗，比如返校日的事，他在潜意识里就是要把这事忘了，结果还真的忘了，仿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事似的。当“丝瓜”跟他说起时，他真的是幡然醒悟，心发慌，口发干，竟随口编了个那么拙劣的谎言。

贝多多其实心里最清楚不过了，这是“丝瓜”给自己的惩罚，又狠又损。贝多多讨厌“丝瓜”，不仅因为她常说他的作文是痴人说梦，还在于她从来都不相信自己，把自己当做是说谎调白的标本。但贝多多从不认为那叫说谎，而是编故事。比如他看过了介绍北京风景的书，然后把书上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想法说给同学听或写进作文里，活灵活现，仿佛自己真的已到北京跑过了，成了老北京了。这就叫编。编跟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，作家不都是在编吗，可没人说他们在说谎呀。但“丝瓜”不这么认为，总认为贝多多是满口谎言。贝多多认为那是女人更年期的综合征，多疑，易动肝火，爱训人，还有打小报告。变态！有一回听她讲《滕王阁序》，只知

道讲翻译，什么实词，什么虚词，特烦人，可是有关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的那些趣事她一点也不讲，敢说“丝瓜”肯定没有看过《三言两拍》，肚子没多少货色，只能就书讲书，听她的课就像听人弹棉花，单调，乏味，还烦人。贝多多就在那弹棉花的声音中低下头，去读放在桌肚里的《北回归线》，正读得津津有味的时候，不想“丝瓜”叫他发言，一时慌了神，就随口说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课堂里哄堂大笑，“丝瓜”板起了脸说，你倒是走在时间的前面呀，然后走过去从贝多多的桌肚底下搜出了《北回归线》，后来就把这本书交到校长室，说那是不健康的书，害得贝多多在班上做了一个检讨，书也被没收了，没准现在就搁在“丝瓜”家里的书架上了。其实上“丝瓜”的课时，好多同学在开小差的，打瞌睡的有之，做小动作的有之，可她偏偏拿自己开涮，贝多多心里清楚，父母没钱没权，拉不来赞助，老师的忙又一概帮不上，这怪谁呢？做检讨的时候，贝多多很平稳地在读，拳头却握得紧紧的。放学时，樊大可安慰了他几句，他就伏在樊大可的肩上痛苦流涕，哭得樊大可的肩膀上湿了一大片。第二天请了一天的病假，一个人在街上胡乱荡一天。这是他第一次逃课。

骑车去轻舞飞扬网吧的路上，贝多多思考着怎么写那篇黄山的游记。正想着，突然看见班上的几个男女同学就在轻舞飞扬网吧的门口，他就临时改变了主意，打算跑回家去操作那篇游记。贝多多是从不跟那几个同学啰嗦的，他知道，自己和他们根本不是一路。

在清水河街口，韦小宝、徐艳红，还有两个人在打麻将，

把路给堵住了，贝多多只好推了车子过去。见了贝多多过来，韦小宝就坏笑说：“瞧，我们清水河的小标脸来了。多多，今天可上了马子没有？抓紧点，可别辜负了你这张脸。”说得打麻将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。

贝多多红着脸过去，听见那几个人还在议论着，一听就晓得在说自己父母的坏话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把车子往墙边一靠，一转身又冲了回去。他指着韦小宝说：“我今天还真的上了马子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是韦小宝的老妈！我操！”

韦小宝万万没想到一向脸皮极薄的贝多多会反扑过来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脸色却在极短的时间里变红又变白，突然韦小宝把面前的麻将一推，霍地站起来，拳头就伸了过去。贝多多一闪，没打着，麻将桌子却翻了，麻将牌丢了一地。立刻周围围了好些人来，都是看热闹的。清水河街就这样，屁大的一点事也能掀起千层浪。韦小宝还要冲上去，徐艳红上前拦住了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跟小把戏生什么气？多多，还不快走！”贝多多没有走，他突然看见一种幽蓝的光在闪烁，那光分明来自韦小宝和徐艳红的身上，他立即明白了，好多年前看到的那个像蛇一样缠着韦小宝的女人正是面前的徐艳红，他哇地一口吐了出来，然后是一口接一口地大口呕吐，呕得满脸是泪。只听徐艳红在嚷嚷，看看，把人家小把戏吓成这样。韦小宝愤愤地在嘟囔，意思是饶不了贝多多。

贝多多吐完了，人也散了。贝多多拿了自行车慢慢往家推，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，可心情却是好了许多。在他的背后，几个街坊在议论，说到底是清水河出来的，就是不一样，外弱内刚，这孩子以后是个角色。

回了家，贝多多喝了杯凉开水，然后就坐到桌旁，拿起笔，一头扎进了稿纸里。他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：清水河的男子汉。他才思泉涌般地写完作文，然后开了后门跑到清水河边。太阳西下，清水河上到处都是金灿灿的，闪着耀眼的光。他对自己说去他妈的黄山游记！去他妈的“丝瓜”！大不了再写检讨怕什么！我是清水河的男子汉！

8

太阳下去了，月亮出来了，清水河街突然就热闹起来，卖什么的都有，放了罍粟壳的火锅和鸭血粉丝汤，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干，经济实惠的各类小炒和熟菜，带颜色和具有某种政治倾向的书和碟片，当然还有卖唱和卖肉的。带着各种目的和欲望的顾客也过来了，他们脱下了阳光赋予的华丽的或正经的外衣，赤裸地汇集一堂。空气中弥漫着香、臭、酸混合的气息，与那充满诱惑力的灯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味道。

贝多多认为那是月亮的味道。他在自己的作文中写道：“太阳落山了，清水河就有了味道，那是月亮的味道。”“丝瓜”的批语是：月亮怎么会有味道？胡言乱语！但贝嘶鸣说：好！贝多多谁的话都不信，他只相信自己的感觉。

贝多多走到一个油炸小吃摊前买油炸臭豆腐干。摊主是一个中年女人，看上去干净样儿，又总是静静的，不吆喝，看见人来了只是抿嘴淡淡一笑，听明了顾客要的品种，就低头忙碌起来，从不多话，一点也不像是清水河街的女人。贝多

多每次都是买她的，就是冲着她这种静静的态度来的。女摊主把一串臭豆腐干放进了油锅里，顿时油锅里响起哧哧的声音，一股特殊的气味冲进了贝多多的鼻孔。这时看见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朝这边走来，长长的头发，一个红的，一个黄的，眼圈都涂了眼膏子，看上去色迷迷的。贝多多曾听母亲说过，这些女人都是“鸡”，都是盯皮虱子，千万别去招惹，连看都不要看一眼。但此时，贝多多重重地盯着她们，看着她们窸窸窣窣地走了来。那两个女人也感觉到了贝多多注视的目光，便回了一个狐媚的眼神过来。经过小吃摊的时候，那个红头发说：“长得不赖，可惜太嫩了点。”那个黄头发就格格笑起来，向贝多多又抛来一个媚眼，贝多多的脸就刷地红了。

臭豆腐干已经炸好了，贝多多付了钱，刚把臭豆腐干拿到手里，就听见背后有人叫他的名字，转身一瞧，看见一个大排档那儿坐着清水河街的三剑客，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的脸色越发显得苍白，而满头的黄发却发出了金属般的光泽。他们朝贝多多招手，喊着：“HI！”贝多多觉得他们的声音有点像清水河街的灯光，潜伏着某种诱惑。他们是属于清水河街的。贝多多想。

那位不多话的女摊主突然说话了：“别理他们，你可是好人家的孩子，学校里的优秀学生。”声音轻轻的，就像她静静的态度，但口齿很清楚。

贝多多朝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是清水河街的。”然后就走了过去。

现在贝多多总算弄清了他们三人中谁是任我行，谁是东方不败，谁是笑傲江湖。显然，那个任我行是头儿，因为话

总是他在讲。他说：“你敢把这个一气喝了吗？”东方不败已把一大杯冰鲜啤推到了贝多多面前。

贝多多看也不看他们，拿起来就一饮而尽，然后就把空杯子重重地放在桌上，用手背抹了一下嘴。依然不看他们。

任我行又说：“好！难怪敢上韦小宝，是清水河的一条汉子！”

贝多多依旧无语。

任我行又说：“敢跟我们走吗？”

贝多多看了他们一眼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走噢！”

贝多多跟着三剑客来到了樱花飞扬舞厅。其实贝多多对这个舞厅并不陌生。樊大可过生日那天，他请大家的客，邀了好几个同学到这个舞厅来玩。之前，樊大可曾跟贝多多说过很多有关跳舞的事，大多他都记不起来，只记得樊大可说跳贴面舞时最爽，那儿一直都是硬着的，感觉特好。只是跳多了，得了前列腺炎，偷了老爸的前列康吃，后来被发现了，被老爸狠狠打了一顿。但樊大可那天没跳贴面舞，只跳迪斯科，因为那天肖晓也来了。让贝多多惊奇的是，肖晓其实很会跳舞，在舞池里扭动着腰肢，像一团火在燃烧，与在学校时那种孤芳自赏的样子判若两人。那时，贝多多总算明白了，樊大可那么想上她是自有他的道理的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肖晓走过来邀他跳舞，贝多多就有些忸怩起来，说自己不会，肖晓说我教你，然后就拉着他进了舞池。当时的感觉已模糊，只记得肖晓牵着他的手，轻轻地数着拍子，一、二、三……

进入舞厅时，正播放着韩国 H. O. T. 演唱组合的歌，随着歌曲的节奏，灯光变得光怪陆离了。贝多多迅速地扫了一

眼舞池，看见舞池里人头攒动，在灯光的映射下，一会儿是仿佛掉进了无底的深井里，黑压压一片，一会儿又变得通体透明似的，他们的舞姿就有了卡通似的质感。贝多多感到头有点晕，耳边却响起肖晓的声音：一、二、三……

这时他听见任我行在问：“很激动吧。以前来过吗？”

贝多多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就听见了三剑客的笑声，很空洞的却又潜伏着某种东西。

一个服务生托着饮料盘走了过来。就是在这样剧烈闪烁的灯光下，贝多多也一眼就看见了他脸上的青春痘，鼻子上的那个一定生了脓，鼓在那儿，显得特别亮。但眉眼还算清秀，敢说他与自己一般大。贝多多禁不住看了服务生一眼，服务生也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走了。贝多多环顾四周，看见吧台上一位小姐披头散发，正不住地摇头。眼光又飘进了舞池，那儿也有好几个人跟那位小姐似的在摇头晃脑，在灯光中已成为卡通的实体了。他就问：“他们那样跳，不累吗？”

任我行说：“当然不累。你也可以那样跳呀。”

贝多多说：“我？”

任我行说：“当然。”他诡秘地笑着，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粒药丸，在手里把弄着，“吃了它！”

贝多多说：“它是什么？”

任我行说：“让你永不知疲惫的东西。”

贝多多的目光扫过那三个人的脸，看见他们苍白的脸上跃动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。他说：“让人永不知疲惫的东西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摇头丸。”这是东方不败的声音。

“毒品！”贝多多蓦地从座位弹了起来。

一直不说话的笑傲江湖开口了：“只有愚蠢的人才那么叫它。”

“不，我决不碰毒品！”贝多多说。

笑傲江湖说：“你还是清水河的汉子吗？你要是，就吃了它！”

贝多多说：“正因为我是清水河的汉子，我才不碰它！”

三个人都站了起来，把贝多多团团围住，脸上挂着邪异的笑。

贝多多拿起没有喝完的饮料一古脑儿倒在了自己的头上，说：“知道我哥儿们同学的老爸是干什么的吗？是派出所所长，就管这一带的。”

那三个又都坐了下来，笑傲江湖脸上突然绽开了笑容，说：“何必呢？不吃就算了，什么派出所不派出所，我们可都是清水河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说起来也是一家子。好吧，算我们看错了人。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！”

贝多多是一步一步地走出舞厅的，他听见 H. O. T. 在声嘶力竭地喊叫，他意识到那就是发自他的心底里。一走出舞厅，他在一盏路灯边停住，扶住路灯杆子近乎窒息地喘着气。一阵冷风吹过，他发现此时正是这个城市最热闹的时候，到处是人，到处是灯光，到处是汽车，到处是音乐，与此时的清水河街竟是一模一样。于是他的心平定了，一抬头看见了头顶的那一轮月亮，苍白的，很亮。

他进了一家网吧，他想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忧伤青菜，而刚才他已把舞厅里的那一幕艺术加工成一个惊心动

魄的与毒品作斗争的故事了，他想忧伤青菜听了准会惊叫：“COOL！”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
忧伤青菜不在网上，但在 QQ 中留了言，她说：“我已经把照片发到你的幽香里。你的什么时候传过来？我等着！”

贝多多终于看到了忧伤青菜的容颜，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忧伤青菜就是班上的肖晓。忧伤青菜就是肖晓！那个孤傲的天才作家就是忧伤青菜！那个挫伤自己的男子汉自尊心的女孩就是忧伤青菜！他盯着显示屏呆住了，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，他想笑又想哭，心里却是空空的。“谎言！到处都是谎言！”他对着显示屏的肖晓的照片说着，肖晓在笑，她的背后是大海。

“HI，哥儿们，干什么把虚拟的当成真的？”身旁的一个人推了推他，“你难道在网上说的都是真话？水！”

贝多多扭头看了看对方，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孩子，脸上都是青春痘，似笑非笑的。男孩又说：“其实她挺漂亮的嘛。”

贝多多定了定神，笑了笑，说：“是的，她是挺漂亮。”

他在 QQ 中给忧伤青菜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不用看我的照片了。因为我就是贝多多。”发出这信息时，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

第二天早晨，贝多多刚睁开眼睛，就听见父亲在对母亲说：“多多这样闷，我看啦，还是学文科的料，没准还能有什

么大出息了。”贝多多觉得父亲的话不上不下的，又不着边际，心里老大瞧不上。后来父亲过来催他起身，并问起昨晚去了什么地方，贝多多撒了个谎，说是去清水河的那边吹了很长时间的冷风。他发现父亲看自己的眼神有点困惑，便低下了头了，但没有脸红。要是往常，他早就脸红得抬不起头来。

贝嘶鸣抚摸着独生子的头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多多，你也长大了，可不能说假话呀。”

贝多多抬起头，说：“老爸，你要相信我呀，昨晚我真的是到清水河的那边吹冷风的。”

贝嘶鸣又叹了口气，然后说：“你妈跟我说，你想买几本书。都是什么书呀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《三重门》、《零下一度》，还有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，还有《北回归线》吧。”

贝嘶鸣走到门口，又转过身来，看了看周丽娜，最后目光落在独生子身上，点着头说：“要读书就好，就好。”

不知怎么的，贝多多看着父亲走出家门的那一刹那间，心里突然忐忑地直跳，又有点想哭。

但贝多多在开学之前是有自己的事要做的。

他给樊大可打了个电话，邀他到江心滩去玩。江心滩是长江中的一个荒岛，冬天与陆地都连在一块儿，夏天潮水一来，得游百把米的距离才能到达滩上。滩上不知是什么人在上面种了毛豆和山芋。贝多多在初中时曾去过那儿。樊大可就问那里好不好玩。贝多多说好玩得不得了。樊大可又问怎么好玩。贝多多说天机不可泄露。樊大可又提出要带两个MM去。贝多多立刻一口回绝了，说是今天我们男人之间的

事，跟女人无关。

吃过午饭，两个转了两路公交车，又步行了近一里路才到江边。望着浑浊的江水拍击着岸边，只感觉到凉风习习，樊大可说：“怎么过去呀？”贝多多说：“当然是游过去呀。”说着已开始脱衣服，并把衣服放进一个塑料袋里，扎得紧紧的。樊大可说：“游长江呀，我可不敢……”还没说完，贝多多已跳了下去，塑料袋像是救生圈似的浮在水上，游了几米，回过头来，冲着岸上的樊大可喊：“快下来呀，哥儿们！江水好爽。”樊大可突然觉得脸上一热，便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，学着贝多多的样子扎好衣服，跳入江中，朝贝多多追赶过去。

两人几乎是同时达到彼岸的。上了岸，彼此打量着对方裸露的身躯，就哈哈笑起来。樊大可指着贝多多说你怎么还是个小孩子，发育不良似的。贝多多就说谁跟你比呀，胸毛都刮出来了，骚公鸡一个。两人穿了衣服，穿过一片灌木林，天地突然就开阔起来，到处都是毛豆和山芋，绿汪汪的，尽头是一望无际的江面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秋蝉却叫得欢。

贝多多说：“怎么样？”

樊大可说：“不错啊，乡土气息，只是太不热闹了。”

贝多多诡秘地笑笑，说：“热闹的在后头了。”

他们连根拔起几棵毛豆，拾了几把柴火，在江边扒个坑，在坑上用粗树枝搭了个架子，把柴火放进去，点上火，一股浓烟从坑里溢出来，贝多多赶紧趴在地上，对着坑里吹气，吹着吹着，火就蹿了上来，劈里啪啦地响。贝多多赶紧直起身子，把毛豆架到架子上，吩咐樊大可不断翻转，说去去就来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贝多多怀里兜着几个山芋，手里拎着两条鱼来了。樊大可见了，说：“老天，看样子你经常干这个，平时可一点也看不出来。”

贝多多说：“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！”

豆子已经烤好，接着开始烤鱼。

他们一人拿了一棵毛豆，开始吃起来。贝多多说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

樊大可说：“不怎么样。不过挺有风味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就让我来干这个的？”

贝多多四处望了望，江面上正有一叶小舟漂过来，到处都是蝉儿的欢叫声。他说：“你难道没看出来，我在拍你马屁吗？”

樊大可说：“拍我？真是水货。”

贝多多说：“我们的协议取消吧。”

樊大可说：“什么协议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当然是写情书的协议。”

樊大可把手上的毛豆一扔，说：“你可真不够哥儿们！”

贝多多不说话，只是不断地翻转着鱼，有一股鱼香飘逸了出来。他说：“真香！”

樊大可说：“你不会也喜欢上赵薇第二了吧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我，谁也没喜欢。只是再不写情书了！”

樊大可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贝多多说：“就是不想写，行了吧？”

两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便放声大笑，一人拿了一条鱼吃起来，太阳西下了，映得江面殷红殷红的。樊大可诗兴大发，

站起来，对着西下的太阳张开双臂，喊了起来：“啊，太阳，我的太阳！”

贝多多突然惊叫起来：“看地的来了！快跑！”

樊大可说：“哪儿了？”却看见贝多多逃也似的跑进了灌木林，便也拔腿就跑。跑到江岸边，看见贝多多已游到中间，就扑通一声也跳进了江里。当他游到岸上的时候，听见了贝多多的笑声，抬头一瞧，发现贝多多落汤鸡似的站在岸上，嘴张得大大的，捂着肚子弯了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樊大可蹿到岸上去，一把揪住贝多多的衣领，直着嗓子说：“你好小子，敢涮我，看我怎么整治你！”

樊大可真的生气了，贝多多赶紧求饶，说了无数的好话，总算让樊大可气顺了，就问这刺激不刺激，樊大可没好气地说屁，水货！然后又提出写情书的事，把价码提到二十块一篇，贝多多说打死我也不写。

两人走到公交车站，可末班车早过了。又步行了一段路，总算看到两个骑摩托车的人，一男一女，都是三十来岁的样子。樊大可悄悄地对贝多多说那个女的没戴乳罩，这一说贝多多的脸就红了。那个女的重重地看了眼贝多多，然后对那个男的说我来带这位小同学。上车的时候樊大可朝贝多多做了一个鬼脸，贝多多低下了头。

女人说：“小同学，别害怕，我保证把你送到家门口。”

贝多多跨上摩托，手不知放哪儿，女人又说：“抱着我的腰，靠着我，没事。”贝多多就按着女人的指点做了，这时他闻到了汗酸味夹着花露水俗香的气息，透着某种诱惑，他便有些迷失。

摩托启动了，女人又说：“朝上抱紧一点。”贝多多的手又往女人的身上移动了一下。突然他的手颤抖了起来，血直往脸上冲，那颤抖竟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全身，迸发出无与伦比的颤栗。他想把手从那棉花一样柔软的地方挪开，可他的血液竟像摩托车一样在身体的每一根血管里狂奔，紧紧地包围着他，引诱着他，呼喊着他，他的手终于勇敢地按在那两团棉花般的柔软上……在汗酸和花露水俗香混合的气息中，秋日的风从耳际划过，竟是那么的燥热，他看到一种幽蓝的光在眼前忽忽地闪着，像闪电，却比闪电更加强烈，一切都旋转起来，突然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喷射，它是那样的有力，那样的富有弹性，那样的摄人心魄。于是他流出了眼泪，他想起来，这是第一次。不是在梦里，却是在清醒的意识中，这也是第一次。眼泪就这么汨汨地流淌着，那汗酸和花露水俗香混合的气息也变得温暖起来了。

10

没到清水河街，贝多多就下了摩托。女人望着他笑了笑，有点羞涩的意味，面颊上染了两片淡淡的红晕，似此时天边温暖的霞云，连声音也变得异常柔和，她说，小伙子，真不错，以后呀，照顾点我的生意。贝多多嗯了一声，低了头向清水河街走去，脊背上热辣辣的，想是那女人的目光，他不禁加快了步伐。

到达清水河街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。那月亮的味道开始在清水河街的空气中弥散着。在街口，贝多多便被

徐艳红拦了个正着。徐艳红说：“快，快跟我到医院！”说着，拉了贝多多就走。

贝多多往后让了让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徐艳红说：“你爸他……”

贝多多一惊，一种不祥之兆立刻笼罩了他，在这一瞬间，耳边突然想起父亲早晨说的那些不上不下的话，他问：“我老爸怎么了？”

徐艳红没有回答，而是招手拦了辆的士，拖着贝多多钻了进去。坐定，徐艳红开始抹眼泪，把贝多多的手紧紧握在手里，说：“多多呀，你爸摔下来了……”

贝多多惊得坐直了身子，手从徐艳红的手里抽了出来，失神地盯着前方，眼前的一切竟都是苍白的，脑子里嗡嗡地响着，一阵寒意侵袭而来，浑身不住地颤抖。他转身来，说：“我老爸会死吗？”

徐艳红说：“摔下去的时候，被一棵树挡了一下，命总算保住了。可是……怕再也站不起来了……”徐艳红叹了口气，又抹了把眼泪。

贝多多已止住颤抖，没有干透的衣裤竟像冰一样贴在身上，他双臂环抱着，只觉得车窗外那一幢幢高楼竟像乌云似的往下压。他轻轻地说：“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了。”

徐艳红说：“可你们家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哟！”

贝多多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该长大了，我已经长大了……”他看见霓虹灯像夜晚中的飘带从眼前飘过，便知道这个城市的夜色真正降临了。

到了医院，周丽娜就扑了过来，搂着贝多多又哭又叫：

“往后怎么过哟……我们娘儿俩的命好苦啊……”

韦小宝几个清水河街的人走过来，把周丽娜拉开，徐艳红就扶了她坐到走廊的椅子上。韦小宝说：“你总算来了，你爸一直在叫你的名字，快进去看看吧。”

就在这时急救室的门开了，几个医生和护士推着病床出来。贝多多立刻扑上去，喊道：“老爸，我是多多呀，我是多多呀……”

刚才还在昏迷的贝嘶鸣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眼里放出灼人的光芒，脸上绽开了笑容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买书的……钱……还有……教师节的钱……在裤……裤子口袋……”贝嘶鸣又昏了过去，脸上残留着刚才的笑意。

手术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了。

贝多多转过身来，说：“谢谢阿姨，叔叔。真的非常感谢……”

韦小宝走过来拍拍贝多多的肩膀，说：“客气什么，都是清水河的人，还不都是一家人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就尽管跟我们说，哦。”

清水河街的街坊走了，剩下母子两个坐在走廊上。周丽娜还在抽泣。贝多多的目光在走廊里扫描着，走廊长长的，灯光幽暗，四周寂静得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这样的灯光，这样的没有声息的走廊，便长得没有了尽头。贝多多的心里突然涌出无限的悲凉，他想喊，却不能够做到，于是赶紧转移自己的思绪，说：“老妈，老爸的裤子在哪儿？”

周丽娜从身旁拿出装了衣物的塑料袋递过来，嘟囔着：“你爸呀，今天早晨还在计划你今后干什么，我总觉得不大对

劲，没想到还真出事了。”

贝多多安慰了周丽娜几句，从塑料袋里翻出了父亲血迹斑斑的裤子。在一个口袋里掏出了几张钞票，刚才涌起的悲凉竟像破堤的洪水喷涌而出，里面还夹带着辛酸，感激，还有负罪感。贝多多猛地站起来，背着脸对母亲说：“我上一下厕所。”然后就快步走去。

一进入厕所，眼泪就无声无息地流淌着，连呼吸都感到极端的困难。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老爸，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？为什么樊大可和肖晓的老爸活得这么轻松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”他这样哭着，心里这样喊着，直到没有了眼泪。他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，一股冷风吹了进来，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看见外面已是万家灯火。他自言自语：“我长大了，老爸，我真的长大了！我不能让老妈看见我哭过，因为我已经长大了，长成了清水河的男子汉！”说着，他走到水池边，仔仔细细洗了脸，用衣袖擦了擦，又对着风吹了一会儿。感觉脸全干了，这才走出了厕所，坐在了母亲的身边。

他说：“老妈，只要老爸活着，比什么都好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周丽娜看着儿子，替他理了理头发，说：“你答应妈妈，一定要考上大学，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。”

贝多多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会的！老妈，你肚子饿吗？我很饿呀。”

周丽娜说：“那你去买点吃的来。”

贝多多没有坐电梯，而是走过长长的走廊，来到楼梯口，

他向下看了一眼，然后一步跨两个台阶，轻轻地然而坚决地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听得见这声音在回荡。